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臚錄舉人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

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四

藝文六

序

兩浙觀風詩序

明
王守仁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為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

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
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
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歷禮樂
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
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
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
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
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

執操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强者蹶者齧者便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智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中蹶者起齧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刮刷而率以

無事於是乎廢修墜舉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雁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惟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

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送南元善入覲序

明
王守仁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惡窟據

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頽靡至是乃
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
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
緝構譏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
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
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
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
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

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閤然疑怪以
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
而詆議之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
始炎士人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盍遂已諸元善如
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
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疊疊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
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
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為矣非侯之至

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為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為勞我也我其無入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一日而無吾師

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倍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為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為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喻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適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台學源流序

明金賁亨

台古荒域也歷漢及吳始以幽操貞忠有聞當世晉唐之際節概文章之士亦班班見典籍而未聞有所謂聖賢之學者逮宋治平宣和間有二徐先生者出乃始傳胡氏學為邦人宗紫陽朱夫子大書表其墓而以道學傳千古稱之於是二先生名用益顯縉紳學士若更耳目而別有所見聞已而石克齋子重潛心伊洛納交晦菴麾其徒杜良仲輩往師之若昔賢之撤臯比者於是

有識之士寃望市趨惟不獲朝夕考亭是懼當時飲河
充量者凡若干人宋太史景濂氏稱晦菴傳道江南而
台特盛豈其無徵也哉間若趙然道昆弟則又兩游朱
陸之門者也晦菴往魯齋王氏至吾台人見魯齋如見
晦菴受琢成者又若干人自成考亭之學遞相傳授迄
於今不衰此其功也嗟乎台一也而產英毓賢後先頗
殊若此豈斯道在人有倡斯和太和元氣之會不屯極
不大亨耶夫安定一師也紫陽一師也象山一師也魯

齋王氏又一師也其為教與吾邦諸賢之所以學其同歟隨所見而見焉隨所趨而趨焉未敢必其同也其不同歟一是以聖人為宗者也取權衡於吾心驗低昂於洛學庶幾其不爽哉昔遜志先生有云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欲紀載一書為鄉閭法式不幸不果作吾友竹江趙君淵欲嗣為之亦復齋志以歿嘉靖戊申春暮余往寓竹江墓側之小軒者信宿乃惕然有感不揣荒陋遂歸而圖之咨耆宿考傳志搜剔遐隱凡十有八

月而書成名之曰台學源流用見山海之區迭沾大賢
君子之化為邦人幸用見我台之多賢俾後之人有所
觀法而因流溯源以不迷於其趨且以成先正之志修
後死之責云爾是編也為卷七為傳三十有八其疑而
莫考者又十有五人類附姓名以俟竊復於各卷之末
綴以鄙言并用取正於有道君子云

四明文獻志序

明
張邦奇

四明文獻志九卷并補志凡十卷少司空堇山李先生

所作也凡生乎吾土與吏焉者其言論足以勵世詞章
足以闡道是之謂文德足以潤身行足以範俗功業足
以利民生是之謂獻志先行實後文辭本末之序也四
明自漢以來文獻蓋代不乏焉至慶歷五先生明德懿
行表儀鄉邦迨濂洛教行而羽翼之士加多乎他郡有
司亦克欽崇獎拔以倡勵風教故明之文獻於天下為
盛南山黃公嘗為錄以傳舉行實略文辭載鄉賢而不
及名宦堇山先生乃徧考諸書旁質父老復斷以已意

而為之志視黃公之錄加詳且博焉然後見吾四明之士文章德業蔚乎炳然如登泰岱探羣巒爭奇萃秀不可得而窮也顧賢哲世遠風氣日漓士惟目睫是謀而念不及於天下徇市童之見忘景行之心沿是而往吾奚望於文獻之云哉且夫士之立身以自寄於時也其量百世曾其鄉錄而不得齒焉不亦悲乎夫倖免於一時者不足言而論定於就木者為可畏觀是志也孰不奮而興反而求乎先生立志之功於是為重且要也先

生起家進士歷官至上卿所至著聲績年甫及艾即謝政復用心乎是蓋君子之道所居而理其實用固如此

嘉靖寧波府志序

明 張時徹

寧波古會稽郡也故有會稽志頗徵吾郡事其前則有張津乾道圖經後則有羅濬寶慶志袁桷延祐志王元恭至正續志楊寶成化志黃潤玉簡要志今所傳則實志也迄今曠闕蓋九十有五年矣矧又災於鬱攸余友戴鯨氏慨文獻之無徵也乃總而輯之名曰志徵加詳

核矣威遠周君之來也謁余請曰希哲不佞忝藩茲土
不察於方域之故輒諏諸掌故無聞焉語曰不習為吏
視已成事夫已事之無稽也余何以政乎惟執事圖之
余固讓不獲乃進諸文學議曰昔呂覽之作成於衆彥
尚蒙龐雋之譏淮南之書采掇諸家猶有褒詭之誚諸
君能免此乎僉曰敢不力又曰志不法遷固則體裁不
文不表沿革則廢置不辨不別疆域則莫麗不昭不綜
經制則保又無紀不詳土地則役斂無藝不錄人物則

美刺無章不採藝文則述作不備諸君能辨此乎僉曰不敢不力乃分門別類俾各殫其見聞獵幽微蒐散佚正舛譌核名實蓋自歷代國史碑銘誌狀以及稗官小說咸撫其可徵者而又質之於長老裁之以天理民彝以秩王章以嚴治紀以明物則以正人倫始於嘉靖己未九月十六日訖事於庚申五月六日凡為類五為目五十為卷四十二余諦而觀之輒自嘆曰余為斯志而重歎政習之不古也蓋昔之政也一今之政也勢昔之

疆也寧今之疆也擾昔之役也簡今之役也繁昔之斂也舒今之斂也棘此皆由乎上者也昔也尚儉今則尚侈昔也尚朴今則尚浮昔也務本力業今則末技冶游昔也行有枝葉今則言有枝葉此皆由乎下者也夫由乎上者吾無如之何矣其由乎下者乃又不能挽而回之則將何以洗靡競而返淳龐乎語曰障狂瀾者以千鈞之石療奇疾者以百金之劑然則欲復騶虞兔置之盛釋鴻雁長楚之悲豈凡衆所可庶幾者哉於乎生斯

宦斯者觀於此可以深長思矣昔余之有知也陟降山川
逖則古昔見舊志之蹠盤恒有餘慨焉及屏伏田間
數以語於當道率見為迂濶漫不可問甚者以嫌疑為
解遂置不復語微周君政先大者其孰能無所因而首
事垂不朽之良圖哉然余竊有愧焉子良孟堅皆世史
也才雄千古乃其為書累歲積紀一則發憤於腐刑一
則續終於女弟論者猶或病之今以余之疎漏而成之
數月之間欲無繆戾不可得已覽者尚相與正之是舉

也成於海道副使譚公綸繼任郡守曾君鎰而郡丞侯君國治則終始協贊為多餘故併錄之

西湖游覽志序

明

田汝成

海上之士往往談蓬萊三島之勝恍惚渺茫莫可踪跡
豈若西湖重青淺碧抱麗城閨陸走水浮咸可涉覽况
帝都之餘藻飾華富即海上之士所稱珠宮貝闕琪樹
瓊花當不過此宜乎勝甲寰中聲聞服外也然海內名
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曩歲五岳山人黃

勉之常謂子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霓裳不按譜也子盍圖之時予敬諾而五六年前宦游無暇迨乎宅憂除服聊寓目焉風景不殊良朋就世言猶在耳負約已長因念古人踰祥授琴將以舒其菀結聞笛作賦用以感於幽冥予不敏竊比山水於笙歌擬佔畢以酬諾一物二義爰契我心於是紬集見聞再證履討輯撰此言叙列山川附以勝蹟揭綱統目為卷者二十有四題曰西湖游覽志裁剪之遺兼收並蓄分門彙種為卷者

二十有六題曰西湖游覽志餘客有病于此書多述游
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慾宣奢非以長化也予則以為志
者史家之一體也史不實錄則觀者何稽焉故秦華終
南守國者恃為金湯之固武夷雁蕩棲真者引為解化
之區嶽麓鵝湖講學者闢為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
居焉而欲諱游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祇益浮偽
耳史家不為也客又病于此書名繫西湖而旁及城市
覈實不符予則以為西湖者南北兩山之秀液也南北

兩山者西湖之護沙也滋靈釀淑條貫同之若非元本
山川要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
摹寫西湖也學使文谷孔公嘗覽而嘉之曰殆郡史也
美判具陳欲為鋟傳而以憂去侍御紀山曹公亦欲鋟
傳而復以憂去至是侍御劍泉鄔公按部兩浙政肅風
清博雅崇文垂情藝苑布憲之暇訪及此書覽而嘉之
謂郡守嚴公曰是誠郡史可以傳矣嚴公敬諾屬貳守
丘公綜理之而民部秋軒薛公水部洪宇王公咸推稅

於杭聞茲盛舉亦捐貲焉未浹四旬勒梓已竟竊愧才
綿識昧筆削無方符篆蚩吟虛上官之雅意楮宜覆瓿
貽大方之哂言若肯直其闕略弼其訛謬裒為別集被
我寵光是大願也

吳興掌故集序

明 徐獻忠

予自嘉靖丁亥游於吳興樂其土風晏然安之也為作
掌故集自正史至稗子諸書與舊錄所具或至放失及
予膚臆之見凡可備誌家之采述者咸錄焉吳興在澤

國上游其俗素樸厚絕無奇技淫靡之習自漢以來流
寓及宋南渡諸賢類多居此蓋有自也夫其本俗儉嗇
加以君子之遺風故至於今以尚禮節稱焉顧余以筆
札之役而衰遲漸薄實多慚負聊附於野史之家而已
山空日永灌園采藥之暇以其成錄對之几案千數百
年故實一舉可盡則固山家一樂事也因序而藏焉

海塘事略序

明
吳鼎

余讀河渠諸書而三歎治水之難也夫閭閻為海倭諸

天數民則謂司我者何不仁起而塞之顏林竹槌石菑
與於負薪之役者又微丈刺譏當世多言亦可畏哉鄙
語云溺則丐命出則索錢甚哉黎民不可為深長計也
悲夫余嘗東望海濤北俯三吳循行錢塘石防天塹父
老曰微武肅茲其湯湯乎彼錢鏐亦丈夫也真能射潮
東邪顧撫駕方略何如爾他日遺民過其墓垂涕尸祝
祠之孰與當時任怨之多哉余於是又歎其有立功者
終不昧夫海鹽視錢塘為下流海益善決駸駸及郭時

非無武肅之智也而拘文牽俗之人媮安不事猥曰毋
動為擾譬之敗垣居水寢處其下土未及崩因謂之安
海鹽之塘何以異此往聞長老言永樂中海溢漂溺人
民壞良田廬舍以萬計官民遷徙崎嶇救患累歲言之
於邑有足傷心者嗟乎向使早為之所捐數萬金竭三
吳力猶將為之涓涓弗塞竟成滔天悔可及耶竊嘗籌
之濱海郡縣數數捍患無已如出數年修築之費一大
治之輒山堙壑起三江之口南屬海鹽西南至於海寧

接於錢塘延袤數百里石隄鱗比自非懷山襄陵之勢
未易敗也是雖勞費不貲而晏然百世之利誠為上計
不然及患未深繕完要害故隄而穿渠疏鹵海塘既堅
民食亦便去害興利而費約日寡若焦廉訪之為海鹽
計者亦可以百年安哉苟俟汜濶既甚猝發閭左之繇
搏沙聚灰欲遏洪流此與以手障何異可謂無策嗚呼
難言哉余曩辱焦公同官雅知其大非常之功而不惑
人言者海塘方略具如左云後有君子欲推而行之得

覽觀焉

桐鄉張節婦詩冊序

明 王世貞

故茂才馮公之與張太夫人訣也實手之曰而殉我身
乎乃殉我心微而孰與代吾之為子若父也蓋馮公訣
而太夫人殞越不欲全也既而曰有成言矣為死者死
則可為生者生則可吾不忍於馮氏之生者也於是馮
公之父母老矣有一子今大夫孜僅三齡而其一子敏
在腹太夫人出而哭於堂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

而子也入而哭於室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父也甫輟哭益日夜拮据治生而盡斥其生之餘以奉公父母即斥奉父母之餘以資大夫及所謂遺腹者咸就外傳業文事彬彬有成矣馮公之父歿其母未獨存老而甘太夫人之養忘乎孤且獨也大夫之兄弟幼而共義方之訓忘乎孤也蓋馮公訣而太夫人之首不識寸珥體不識縷帛三十年如一日也今上隆慶之二年大夫成進士矣會有詔旌天下之婦而節烈者大夫上書

闕下言狀有司覆覈無異上曰俞旌其門如故事大夫
由進士得吾蘇之太倉比二千石太夫人不以子貴而
用節婦稱來就養業已六喪大夫謀所以觴太夫人者
進之太夫人却不御曰家不幸而使吾有此名即吾觴
如若父何固進之乃請以觴公母曰所不即下從公者
以姑在姑幸健善也箸是姑授我年也始一醵即以醵
大夫曰所不即下從公者以若兄弟在若幸而有成立
焯赫其家而聲大之是若授我年也雖然若何以報我

則又曰毋以我為也天子過采若言而以旌我我何以
報若也精白一心而事之毋使若愧於為我子州子民
若赤子也以我所以撫若者而撫之毋使我憾於為若
母於我足矣大夫再拜曰謹受教於是州之薦紳士沐
大夫澤而高太夫人者合詩以頌屬世貞序其事

萬厯金華府志序

明
王世貞

自二畿外為大藩者十有三而浙最重浙大郡十有一
而踞上游者三而金華最重金華之地所由起也在秦

則僅一邑然其後地稍斥而人民稍亦衆夥已分割為
支邑而郡領之乃名所由起也則自梁武始矣其後或
為郡或為州而州之最著曰婺夫婺星女之名精也女
所統揚州之分名城數十百計而金華以蕞爾郡應之
斯不亦章章較著哉當宋之紹興甲戌洪文安公來為
通守而志之至元之至正改元而瞻思者以僉廉訪事
來分署而續之然其大要草創備采述而已而諸邑亦
未盡屬至勝國與明際而天地磅礴之所偏鍾文明之

所獨啓諸旁邑之來屬者併郡城而八為鄉若亭邑者數百餘山若培而高川若浚而深原隰若闢而廣一時之髦俊才傑若黃文獻宋文憲王忠文輩又四起而黼黻之遂以其郡名天下至成化庚子周宗智者來為守而又續之蓋垂百年而今太守王侯懋德來既政成而後讀三志乃歎曰之周志而前者核矣吾懼其有遺采也之周志而後者日新矣吾懼其遂佚而無所紀也於是謀之其僚丞廷龍倅之夢司理鍵更以修志請之於

撫司馬徐公按侍御王公分守徐公分巡胡公督學喬
公咸報可下金華令名藩延左給事中陸君鳳儀為局
以授諸生章一陽輩凡十人大凡討之陸君而王侯實
衷之閱歲而帙成為卷三十自建置以至藝文為條三
十有八王侯謂不佞故蘭谿令靳有連也介而問序焉
不佞竊謂志志者詳於地而略於人志史者詳於文而
略於地乃今所志分野災祥山川土田官師人物彬彬
乎三才之理備矣昔杞宋以夏殷之後天子之邦所降

承而及其為禮也孔子能言之而阻於杞宋之不足徵
今以一蕞爾郡於越之所支采而垂至二千年而寢昌
寢明者誰力耶君子謂金華之獲以文獻聞者自洪公
始也其助之則瞻與周也金華之獲以文獻甲且世世
弗替者則王侯與陸君及一時卿大夫力也故不辭而
書之

括蒼彙紀序

明 何 鏜

余郡括蒼自漢始元肇域回浦以來幾二千年所矣宋

以前故無輯志往事蓋莫詳焉紹興間始為處州圖經
嘉泰初郡人陳百朋始為括蒼志至勝國皇慶凡再修
輯皆湮沒無可考見惟成化壬寅郡侯肥鄉郭君令訓
導劉宣編采頗悉刊皮郡齋今所稱舊志是也然邑為
一編冠以郡帙殊無當於倫類又自成化至今殆百餘
年人文治典蓋闕如也於是關中喬公視學往來浙東
西慨文獻之無徵上記大中丞府監察院檄行諸郡賓
禮其郡之鄉大夫與其雋士稽輯故實蒐羅遺佚以為

後事師鑒意蓋蒸蒸茂也乃以余郡十邑事見屬而郡
守新昌熊君偕諸邑令長協規盛美開館於夏四月分
彙為紀邑以彙萃統之以郡以是經理凡八月已事而
以命梓人明年春三月梓成余為序其所以序曰體國
經野考形審勢聚米懸象以詔地事紀輿圖第一畫井
分疆爰辨都鄙四隩是宅慎乃封守紀沿制第二建正
立貳設參傳伍帥屬施法以典待治紀秩統第三星廬
周列森森堂陞以治以教小人所視紀次舍第四承流

宣化實惟師帥富之教之臧否攸賴表官師第五深山
大澤龍蛇所藏雲蒸豹變觀國之光表選舉第六應運
宣猷祇承寵利帶礪河山爰及苗裔表封爵第七山鎮
澤藪貨財是生亦有害利視厥裁成紀地理第八食土
之毛用民之力受藏追胥好用是式紀食貨第九紹天
之明以質無疑執事有恪報德受釐紀禮祀第十地利
人和用戒不虞守險豫圖孰敢侮予紀保圉第十一畏
壘尸祝亦惟懷德宜民宜人成為口實紀治行第十二

雖無老成尚有典型先民有作其則不遠紀往哲第十三
惟民秉彝亦章婦順之死靡他天植其性紀閨操第
十四匠心自得追琢為章芹曝之美亦露其藏紀藝文
第十五殷鑒不遠式遏亂略滔滔江河折衝蟻穴紀大
事第十六茫茫堪輿何所不有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紀
雜事第十七勒成十五卷總之為三十餘萬言題曰括
蒼彙紀以歸郡閣其所詮次舛戾以俟博物君子

鹽政一覽序

明
崔富

煮海之道在通商旅省轉輸足邊餉以利民而已皇明
奄有天下建都運司六其餘量地廣隘置提舉司鹽課
司差等領之兩浙鹽課各有攸責以松江一分司言之
丁將三萬人非不多也頃逾五千蕩非不廣也而額鹽
歲凡七萬六千八百引有奇苟能上下同心効力則國
有餘用矣奈何人病登塲以數萬之衆而在竈親煎者
才三千一百七十五人蕩吞鉅戶以三千一百七十五
人縱使下手而旺月之柴鹽從奚就霧橫烟斜積日累

年人但見滴竈煎鹽矣然不知誰煎誰賣小者徒以餬口大者競相肥家卒能納官者幾何人耶是以關單累歲虛出客商經年坐守徒有煮海之名實則病矣皇上臨御之五年克知此弊既命監察御史專理復命少監都御史綜理之客商無鹽設法完給竈丁無糧設法賑給場園缺盤設法煮給以致草蕩斛斗之類無不究心期月之間百廢具舉而鹽法一新夫鹽本無爭惟於利而有爭故有無窮之弊况八場之事散在案牘不萃著

於籍未免得此失彼乃於督課之餘旁搜博采編成是
帙雖無深謀遠慮與乎其間庶幾開卷之頃一分司之
事若大若小始終本末不待思索而舉在目前則於國
家煮海足邊之方未必無小補云

海塘工竣序

明 沈懋孝

浙西屬邑在海壖者二十餘城獨鹽官之城去海甚近
海外秦駐諸山箕列囊束吞納巨洋之水地勢窄而湍
迴急潮汐遂上其勢獨險異於他處夏秋間時有颶風

先數十夜有聲潮乘風沸蕩崩擊不一瞬間室廬物產
人畜立盡此捍海石塘所由設而塘在鹽官屢築屢潰
常先為東南患所從來矣萬歷三年五月晦鹽官海溢
中夜風雨挾潮以上勢高於城幸而返風乃定於是捍
海之塘破盡塘石漂入海者無算始議修築謂歷十餘
稔費數百萬緡未有已也會中丞徐公始至經度工事
藩伯舒公素以才望視河徐沛間膺簡任守浙之西遂
相中丞經茲大役凡石塘之創建修築幾三千丈內為

土塘以輔石塘又疏內河以防衝決始於萬厯四年七月至五年九月訖工其費僅踰十萬於是嘉興太守黃君率其僚與其屬紀公之功屬言於余予惟天下有三大防疆圉之吏守在邊防轉漕之吏守在河防東南守土之吏守在海防此三防者天子之守也河之防疏塞非若海之不可以負薪捧土而下之捷也邊陲飄忽震憾鋒銳固甚然其來有候其去有形乃海之患豈人力禁禦之者哉故塘之於捍海其備甚於邊牆急於河隄

萬一塘未及成成不若是速東南數十郡漂沒滄蘓之
患豈可勝道故稱禹之明德遠矣吾與爾正冠整袵弁
而哦日夕者誰之賜哉嘗推公之功不在防河防邊下
者非諛也公敏達精練年力方剛歟歷內外久嘗一為
典屬國其知邊瑣再為治河使者有績河漕今又施之
捍海天下有三大防公策之審矣日者登樞鉉參大政
亦以治河治海之道施之籌邊何異垣之於牛臯之於
馬也不佞揚吐而樂言之

唐賀秘監碑序

明 沈 愷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
虹襟帶碧流如染至含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
愷乃見而歎曰意必有異人宮焉不然何其山清水麗
一至此耶問之乃唐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灣
披草萊得斷碑往往遺跡尚在高標清氣彷彿於烟雲
水石間賀監故鄞人唐進士歷官至太子賓客秘書監
天寶初夢游帝居數日寤請為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

宅為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剡川一曲歸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夫人孰不欲富貴祕監華階也黃冠者流吾儒所不與也顧辭榮耽寂逃儒歸老豈其情哉夫出不忘隱者適也入不害存者定也適則處之泰定則無不足所望於外者輕昔者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不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於莊王召之王與語數日請歸歸又夢為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服與食飲甚適覺而嘆曰叔

教其敗余哉未幾王召為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惡於王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曰教真敗余矣遂舍其官去王使人追之返其位叔敖曰弗可追已弗可返已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夫賀監之夢游帝居與胡華子之夢漁事睽而情一也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為楚官則弗寤至為執珪不善事左右然後去亦晚矣乃若賀監位金馬與清華之選甚適矣一夢游帝居即寤即託焉以歸即不復返其賢於胡華子亦既多矣

天台山志序

明顧允成

史莫良於志天地人物禮樂刑名至奧渺夥蹟矣然而
圖牒度數存焉虛可稽也實可錄也苟擅三長寧缺四
善哉志莫良於山紀載之難有數端焉猿棲熊館鳥道
蛇盤蠟屐從所未經樵斧由來罕到即有幽奇何緣覲
覲雁宕徑僻於宋年黃海道登於明代非其驗歟故真
見難詳自昌黎慟哭於落雁之峰王陽迴馭於羊腸之
坂丈人墨客往往心快卧游具窮濟勝丹椒翠幕月澄

天崖祇標異於登高眺遠之篇間問奇於牧豎菟夫之
口言之若夢槩乎有聞信耳既非任目逾外山之真形
從是遁矣故傳聞難據時易世移陵虛谷實嘯隨方改
字以俗訛石翳蘚中疇覩神清之洞門潛水底詎窺小
有之天或古有而今無或此非而彼是文士疑而莫質
野老沿而不知辨而折焉良未易也故考證難精經丘
尋壑別引勝流攬木援藟必資曠日而或輶軒方駕恨
車馬之未能杖履以游虞羸糧之不繼非倥偬而靡暇

綴錄卽悵望而無力纂言雖遙想於冥搜曷散懷於奮藻故結撰難富兼而有之者其惟無盡大師之志天台乎師以法中龍象坐大道場以舌上珠璣作大佛事隘舊志之未廣懼靈蹟之無徵折竹晨編然松暝寫緝為山志數十萬言自名山以訖文章有涉茲山者罔不採其故實掇彼菁華至台教之真丈高人之遺韻尤加詳焉頃以請藏金陵屬余為序予受而卒業向之所難今之所易可謂冥通地絡潛鏡山靈勒遐室於清都垂洪

漠於法界者矣蓋其佳山三紀振錫千峰徧尋不死之
庭畢踐無人之境有勝必窺無險不涉與夫目薦未奇
耳剽多妄者異矣而又蘿封之字普入搜羅樹挂之錢
咸資考索且日探月磨神畫形摹以故琪樹金松同檢
桐君之籙墨池茶圃雙甄管子之題巨細不遺名實無
爽又何有考之未精選焉未備者乎嗟乎覽應劭之記
如禪岱宗披王履之圖若臨仙掌猶曰地以文奇境因
語麗耳至若道元之注水經旁洽異書靈運之賦山居

廣陳奇物千載而下等諷詠於登陟婉簡冊於丹青志
而若斯斯已偉矣師之天台庶幾是乎若夫精詮教貫
弘闡宗風霏法雨於松樞霏慈雲於蘿幌花飄座側樂
鼓空中斯又地靈以人傑逾章山筍與海藏同久者也
彼楊衍常記伽藍慧遠曾經廬阜厥稱著矣豈如斯志
名寄區中理存方外將使絕粒茹芝之客默引瑤梯餐
風味道之儔羣登寶筏者哉

吳興藝文補序

明 韓 敬

藝文者郡邑志之一斑也吳興藝文補者又藝文之一斑也吾友遐周康侯皆具良史才何不取全志而任之曰難言也關中新都其官史而不任史也北地瑯琊其人史而復不任史也於是中原之菽多變為稗周行之轍局轅於野野也稗也託於史而史以亡則反不若都邑之簿山水之經不驚史名而史之體以具然而武功之簡也有病其促者隨州之弘也有摘其迂者甚至青州雍紀之卓麗該肆也有指為雜者不獨任史難即任

志亦難也又不特此也索米取金之事昔以此懲小人而今且以疑君子天刑人禍之懼昔以此箴鑒籙而今且以惕草萊又何怪乎文彫猷熄而簪筆者之勞不若袖手者之逸耶然則藝文遂當孤行乎曰奚而孤也文之為體與兩曜並揭而其為用與萬彙相鮮校織既具匠獲自符人代之宰從斯而緯其鉅者核典故宣政理列材藪驗輿方而其織者亦鼓吹宮商拯命草木使藝文而不備則是黼裳珮玉可以免冠授几張筵反罷設

醴亦何以陳雅會而醕羣心也吾郡自赤烏樹域以及
石馬浮疆代作畿屏封提騷苑厯來分虎簪彤之彥浮
家泊宅之倫咸挾賦以登高能叉手而依韻縹緲之業
藻繪蒸霞裒集之難晨星伴月九靈山長乃以客卿寓
士留心掌故革路英叢雖其采輯尚拘於方紕脫或洧
於類要以筏通迷海斤鑿堙山始事勤劬可忘禋祀遐
周拔華公族取裁則梁父先禪若兩君之合志則百谷
歸王不腆弁峴之靈獲以文字抗衡雍齊諸紀若因而

有任修郡乘者亦千百禩考訂之林也集成謀之郡侯
陳公公治郡不減顏蘇孜孜以徵文覈獻網羅舊文
為事意者茲編得託以不朽乎余獨笑語康侯及兩猶
子曰令此世界真有大官餐錢可分尚方筆札可賜漫
郎散叟猶倚漁簑收笛而傲之史固不可任也嘗見成
都舊志用修先生所輯藝文部至四十餘卷後人以其
繁冗盡汰之志之不可任又如此今欲使冊府長存筆
塚不壞但還藝文本色不妨孤行於國史郡乘之外然

後流傳較永此固兩君著錄名補不名志之意也亦即
當日掌故成書稱錄不稱志之意也然而非稗也非野
也真有志於史與志者殆終莫能外也

吳興藝文補序

明陳以誠

吳興為江左清樂之國六代名賢至從人主上章請郡
風流政績焜耀湖山而文事亦日以富有當時宦游其
地者類能編纂故實如吳興郡疏出晉太守王韶之手
入東紀出梁主簿吳均手雜錄地紀出唐刺史張文規

顏真卿手統紀出宋長史左文質手豈自公之暇偏於
此地獨多抑學優之長獨於數公偏授也後世刑名錢
穀之累較煩吏其土者數未搔墨且至弗遑寢洩於是
冊府之權旁落不收而寓公逸客起而操之猶幸沿此
一脉使山泉雲樹不埋沒於荒榛亂礫之中耆舊衣冠
猶生動於遺碑斷簡之內所關一郡文獻不啻重也余
每讀雲間徐伯臣先生掌故集見其援引該博采摘精
嚴而於藝文一錄猶若草創未備者幸近日閱覽之士

如董遐周閔康侯韓聖開韓仲弓諸君合志同方廣蒐博證自正史以及稗官自家乘以及雜部或人非湖產而故實相關或文寓他題而觚藻從揆皆亟為表襮列之序紀自唐季以前董君為政宋元而後閔韓共泣斯盟幾窮科斗之藏併茹仙釋之味誠武庫偉觀也惜哉伯臣不作遐周蚤逝余乃得以公事之隙樂觀其成遙視晉唐諸公不任編纂而任流通勞佚之數相去奚翅什伯哉余獨思顏魯公在郡日既為地紀鏤之石柱又

以餘力繕成韻海鏡源一書至於徧招材彥參與子姪
方外白足皆得揮麈入席唐季政衰兵戈浮起乃有此
一片洞天福地任吏隱者逍遙如此豈必遇仙蒿少然
後白日生羽翰哉古今吏道苦樂不相及若是因序藝
文為三歎云

萬厯紹興府志序

明 張元忬

紹興古稱荒服自禹會諸侯句踐以伯迨建炎駐蹕衣
冠從而徙者多賢聖之裔明興人文益盛斌斌焉軼鄒

魯而冠東南矣郡有志在宋嘉泰間至於今餘四百年
無繼其響者弘嘉之際戴訓南守兩嘗輯之而卒不就
以去先大夫既纂邑志乃屬意於郡兩公遺草嘗購而
藏之笥中他所采擷頗衆予小子趨庭之下竊與聞之
同年友宛陵蕭侯以萬厯癸未來守郡下車詢掌故知
志久闕狀訝然咨嗟明年甲申會予宅憂亟以謀於予
余謝不敏又明年乙酉孫太常文融亦以太夫人之憂
歸蕭侯曰太常與太史皆廬居時豈偶耶遂申前請益

勤余與文融辭勿獲則取八邑志若諸史傳稍纂次之
而文融執禮不入郡乃各就廬中有事焉蕭侯又曰事
不分任且久而罔功於是以疆域諸志屬之文融以職
官選舉若人物志屬之予而又互相參訂併志殫精不
輟寒暑閱一歲而書成為卷凡五十有奇摠之為綱凡
十有六曰疆域曰城池曰署廨曰山川曰古蹟曰土產
曰風俗曰災祥曰田賦曰水利曰學校曰祠祀曰武備
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而以序志終焉夫志猶史也自

昔為史者皆雜出於衆手而取裁於一人惟新唐書作
於歐宋乃分任之而間多枝梧貽譏後世今茲志分任
類之而予與文融不徇迹而逆心必考衷而求是蓋文
不敢比於歐宋而所謂枝梧者或寡矣予又惟茲志之
成有二得亦有二失焉夫先此名太守寧詎渭南若羅
戴曾游皆嘗謀之而卒無成者何也人衆則議論難齊
時久則機會易失乃今任專而成速是其所以得也然
而蒐羅之未廣揚榷之未精則亦惟人寡而時促焉耳

即操筆者且不能自厭於心而況於旁觀者乎嗚呼志者一郡之公也亦千百世之功也敢以予二人私之所望於大雅君子討其闕攻其瑕而彌縫潤澤之是乃所以贊其得而匡其失也豈予二人是賴實吾郡有大賴哉乃其詳具序志中者予不復著

吳淞水政圖志序

明

屠應竣

屠應竣曰余觀游燕薊充豫之間見中原之山河為宗然其隳斷冥滅此殆有天意非人力所能制也江淮之

南吳越之間三江五湖表裏襟帶沃壤斥原彌望而有其他陂山通道股引亭蓄河渠之數以億萬計也此皆有人力浚防水旱之備焉而地濱在東海夾障之費歲數千萬即稍稍侵決吏不時緝輒有湔湔沈溺反壤之危又漁艘海賈往來其間小則剽竊甚則交東夷為中國患故國制以憲臣總江南十五郡水政職專而理劇視他僚重倍也天子臨馭之十二年詔有司若曰夫財用所以經國也水泉灌溉所以生五穀也比者東南數

郡旱澇失序貨源堙沈而租結甲他郡元元流移朕憫
然無寧慮其令有司務舉才雋以行水懋利毋循故常於
是銓曹具儀部郎朱君上乃擢按察僉事以往君既至
則行視諸山川形勢財用長久之宜物土均野博議利
害裒為圖志則間以示應竣中覽而歎曰嗟乎甚哉水
之為利害也禹之平揚州也厥田租乃當天下十九軍
國取給焉豈非工力底緝積勤勞之漸哉夫為政者始
未嘗不勅又後稍弛靡也而興利者苟腴民以給賦至

言水政則曼視而哂耳是何異索夏冰而榮槁木也於
國家何賴哉明興以來東南經理之臣夏忠靖周文襄
其最矣楊廷獻之於鹽城民猶賴焉至白茆海堰之費
其虛實於今何如也夫淪源厝流深注時洩增埤益障
三者水政之綱也是故揆川澤之原量輸納之宜順水
性之所奔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所以慮始也原隰殊
勢山壤別任深溝浚洫瀦瀦無壅旱不涸絕水不為敗
所以導利也江南之地土疎水溢衝決為患猷澮之間

陂岸故設因頽舉廢倍薄就堅使游波迫而弗入至於
捍海之役無取具丈歲徵捷石以漸集事不為姦吏豪
猾之所侵牟所以豫患也三者事便而易循民悅而永
安勢無格勿行也而有司率怠勿事其憲臣亦復懷逸
畏勞歲不一再行郡邑至水患淫湧須臾民效死以思
救援曾不得見其旌節他尚何望哉朱君者天子之所
簡而使也予習與之游又何其強毅不反君子也夫圖
志之作辨原委具經略論周而慮遠三者詳焉吳浙之利

其將有興乎予故竢於朱君而并望於後之司水政者

贈別駕蔡半山平寇序

明王健

溫古百粵地也郡之屬有平泰二邑實南與閩接云蓋其地多高山邃峒却笠發笥銳下而廣上狹口而漫中中或產礦風氣以之故人率悍輕易變其天性固然雖淪洽聖化文學士彬彬間興而餘俗猶存又以礦故獷獠亡命之徒逋附競利少失意即相與嘯呼伐棘荼鎔錐鑿為孽梗捕之急則狐潛鼠伏絕境而避我去彼來

朝沒夕出如是者餘數載蓋至於嘉靖辛丑仲夏始蓋
猖獗掠居民而北直抵蒲圻營所矣事聞乃別駕半山
蔡公奮然謀於貳守無亭彭公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矧余職司捕盜乎乃兼日夜馳百餘里率民兵前逼賊
巢勦捕俄擒渠魁若從數人餘鳥獸散則分捕越數日
擒有加撓旆而歸閭閻晏如也鶴泉生王健曰世恒言
章縫之士不可語金革以今觀半山之平寇可謂盡然
哉夫破觚斲雕一掃鷹擊毛鷲之治與斯民訢訢相安

無事者非君子之所深願大欲乎顧事有適逢變生慮
表而使田有禽而立視不執蓄病於躬不以湯液醴灑
饒石毒尉者非明於緩急之術者也故昔之論盜者以
謂守令不能治之於早將滋蔓難圖此其責誠不容委
而之他者夫取疇日之所謂赤子者而殲之為民父母
非有所甚不得已忍為之耶然而為之則又誠甚難矣
投翰即戎業匪素講選悞則無以作氣遲頓則無以識
機於是有發不移晷解必中腠者斯古今之選也往健

讀傳記見太叔興徒萑苻無匿升卿設伏朝歌用寧竊
嘗歎二子者在當時籌之良熟而非其智勇足備亦莫
之能辦矣制物於方細拔本於所先即如公今茲之舉
庸詎能多得哉健也又聞之獮田禽者不免於蹂躪伐
身毒者或反以瘠憊誠欲善稼尊生則莫若培植靈苗
扶助元氣然則自今拊循振救於斯民者公厚加之意
乎鴻烈之訓有曰事業足以當急謀慮足以知勢德義
足以懷民斯三者公允兼而有之所以請於藩司圖以

僚屬長計遠思當自有道褊陋如健者何足與知哉方盜之起吾邑以震於鄰咸股栗比凱還父老相率設香几環列稱慶而署邑篆經歷王君用賓典史王君欽謂不可無述也乃造於健而有斯序

碧巖志序

明
鄭明遜

地之志昉於九丘山經九丘亡矣而山經猶存其後有水經有地理志彼皆內該神州外羅四荒其地廣其丈約中間峰巒木石之勝人物之所生及風氣所宜與夫

古今興廢之蹟以至於風人學士所游覽而題詠者据
拾難周不無遺漏於是好事者取名山巨鎮各自為志
地專而文縱紀載詳矣我郡弁山有三巖碧巖為最勝
余壯歲嘗登之其上有龍口爐峰捨身巖鸚鵡七星之
石瀑布之水其下太湖潏潏無際洞庭馬蹟數十山大
小星錯湖中蓋信宿不能捨然未有專為之志者近穉
通張君創為之予閱志及圖則向所見山水諸勝森森
然列如再游焉夫游有三難曰地曰時曰力雖有探奇

喜怪之士地隔遠則不得游地不隔時不值則不得游
有地與時力不能濟勝亦不得游名山無窮人跡有限
欲一一歷之豈有給哉顧志非獨為游者設也游者按
志而尋易以足窮不游者按志而覽可以神遇蓋志者
撫地形於片楮聚物色於毫端人之觀志足不履而若
到眸不接而若見故不登岱宗知有天門日觀不登太
華知有箭括車箱若然者得於志也孫興公慕天台之
竒遙為之賦彼未嘗瞻赤城之標躡石梁之險也然能

抽思結句發聲金石者得於志與圖也故山川者地之
丈也圖志者人之文也地之丈極人力之巧所不能為
然不得人之文不能遠著今夫碧巖至勝也以予為湖
人至近也然而不嘗再登則游之難也志之成將使人
千萬里外見若几席此山之所待以遠著者也然造化
多秘安知是山之勝不有藏於深僻為前人足目所不
到而志所未及載者乎其後有冥搜幽討繼茲而得者
又此志之所待也

補孤山種梅序

明張瀚

夫人標物異物借人靈古往而今自來風光無盡景遷
而人不改興會長新是知有補斯完無虧不滿誰非造
化轉水光山色於眼前緊此人功留雪月風花於本地
維昔孤山逸老曾於瀛嶼栽梅偃伏千枝澹蕩寒嵐之
月峻嶒數樹留連野水之烟自鶴去而人不還乃山空
而種亦少庾嶺之春久寂羅浮之夢不來雖走馬征輿
開前隄之景色奈暗香疎影孤此夜之清光是以同社

諸君子點綴冰花補苴玉樹種不移於海上勝已集乎
山中灌巖隙而長玉龍紛披偃仰罍澗涓而棲白鳳布
置橫斜幽心扶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遠西泠橋畔
重開玄圃印清波六一泉邊載啓瓊樓邀皓月非為借
風霜之伴與岸花江柳鬪風光亦將留山澤之臞令溪
飲巖居生氣色儻高人扶筇掃石政堪讀易說詩若韻
士載酒飛觥亦足吟風弄月使千古勝場不淪寂寞將
六隄佳境盡入包羅豈獨處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勝

友余薄游湖上緬想孤蹤策月下之驢為問山中誰是
主指雲間之鶴來看亭畔幾株花爰快述其良圖用同
貽於好事云爾

續處州府志序

明 葉志淑

國必有志志國事也即史記之遺規信今而傳後者也
是故君子恒究心焉若稽諸古王國志於尚書侯國志
於麟經志莫尚於是矣周官職方氏掌天下輿圖而周
知其利害然後隨所施而咸宜鄼侯入關收秦圖籍以

是知天下阨塞強弱佐漢高成帝業而居元功之首志
之有當於用也如此哉處州當古侯國漢唐以來為縣
不一沿革靡常或隸會稽或隸臨海諸事多附於郡無
專志也宋元而下如紹興之圖經乾道之括蒼志皇慶
之續修又歷時之久其詳不可得聞矣明初混一區宇
奄有萬方凡風俗山川典章人物與夫貢賦戎兵之屬
胥於志焉見之成化癸卯郡守肥鄉郭公爰命學官輯
為郡志至萬厯己卯幾近百年新昌熊公承學憲之檄

敦請鄉達何賓巖先生為總裁又徵府學暨十邑諸生
三十四人分類校正凡八閱月而成即所稱前志是也
迄於今且逾二紀其間建置事宜與仁賢芳規多有可
述者此而不志後能免遺忘乎宣城許公初以郡丞來
涖吾括者八年車轍殆遍十邑於凡土俗民情利弊興
革靡不洞知因念文獻足徵斯考據有自府志之續是
誠不可緩者既而晉秩守郡遂慨然曰續志茲其時乎
可以畢吾願矣於是急檄諸縣備悉具陳以予在前志

時曾與校修之列於科指為習嫻乃以總修見屬余亦
勉承德意蒐采編摩別為續志以附其後公更躬加詮
次歷三時而竣於事釐為八卷裒為兩帙續於前志之
末刻成度之郡閣以俟後之合修云抑余猶有說焉志
以乘名取記載也而觀感之機寓焉故觀題咏知山川
之形勝觀碑記見創建之規模觀陂堰橋渡之利民而
興飢溺之思觀坑冶徵稅之厲民而杜釁隙之漸觀治
行則守匹龔黃令嫺卓魯而師可蘇湖矣觀往哲閨操

則士砥名節民端淳龐而女慕貞潔矣至若觀武功則
任干城之寄而底戡定之績者將代不乏人矣治隆於
上俗美於下實轉移化導之功其有裨於吾括者非淺
鮮也豈徒取諸空籍已哉此太守公續志之深意予因
表而出之

崇禎處州府志序

明 王一中

括郡志前所創修湮沒無存惟成化壬寅郡侯肥鄉郭
公命學博劉宣編輯頗悉萬厯己卯新昌熊公承學憲

檄敦請先達賓巖何公總裁修輯徵郡邑諸生三十餘人開館編摩分類校正匝歲始成彙紀癸卯宣城許公又屬鄉紳羅陽葉公增補缺遺謂之續志今惟彙紀續志尚度郡閣而前郭公舊志漫滅莫考矣壬申郡守滇南朱公以長才規遠略甫下車值祝融肆虐馮夷迭災拮据拊循焦勞備極已乃搜郡乘慨自癸卯迄今又三十餘載天道以三十年為一世其間建置沿革吏治民生芳規懿行不無可紀若復缺焉不修前此者不益淪

落後此者保無遺忘乎乃商諸郡丞淑浦舒公司理平
樂王公以余廢棄山居無所事事儼然造廬屬以編修
余謝不敏辭不獲已因請於公或續為一編以附貂尾
公以統修合刻始成全書先期檄十邑令長廣文哀集
應修志事類報會輯屆期幃帷北上而諸邑之報亦復
參差甲戌覲回守道溫陵諸葛公督成前志彙紀較輯
多人猝難招集僅命二三生參陪分較又以督學按郡
隆冬晷短剗剗工稀至乙亥之夏乃克竣事參之舊志

邑各一編似無統緒不若彙紀類聚支分乃成郡體彙紀建置次舍武職闕如續志補輯雖宜蕪穢當汰今刻較彙紀稍備於續志微嚴焉大抵輿地山川等類準之舊籍官師雖往澤在人心自不能忘惟往哲揄揚先美人各有心並以哲名似無分別且立德立功立言自昔志之故或以幽潛或以仕顯或以德重或以文名有兼收無溢美要如蒼松翠栢異卉奇花點綴巖阿丘壑間擷采無遺第恐耳目未逮也若復鋪叙過情阿徇尠實

無論見者腹誅亦恐當者索照眩真必且爽然自失如
盧橘黃柑非上林所有即烏有先生奚取本來面目乎
故其詮次悉聽各邑之報章其分類按之事實之肖似
余不佞何敢參私臆謬刻畫焉乃志成竊有感於今昔
之際也幅員如故而水火迭遭災傷屢告則陵谷之變
遷倏易土田如故而登耗無常徵輸倍亟則流移之遁
負滋多版籍學校如故而資生無策振作無機則生齒
之盈縮進取之興替不無遞改水火旱潦天制之徵輸

緩亟上操之至於策勤振惰興人事而挽天功則固人
自為政也反災為祥是所祈於天寬輸保赤是所籲於
上力作興起又非所望於吾儕自為振奮哉是役也修
較鐫刻工費盡出於郡守朱公之捐貲不動官民半緡
亦不假十邑津助公造河橋葺城堡賑卹災黎費既不
貲士民共戴其恩茲舉且以一歲規千秋之業其垂惠
我枯更悠且久矣而司理王公之同心共濟厥功為多
先郡丞舒公之先事協謀今郡丞臨川許公之力襄盛

卷一百六十四
舉聿觀厥成並宜書

國朝

曹江孝女廟志序

吳興祚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孰有大於孝者哉或曰孝為
子職之常不幸而以孝名非人子之所安也考古
今傳志自大祭三辰四望外至姬氏始命大宗伯
定五祀法而不及孝子者亦以孝為子職之宜盡
故不列於五祀唐天寶年間始勅孝婦烈女命有

司所在置祠宇量事致祭然考當時孝婦得祀者
自太姜至曹世叔妻止七人烈女得祀者自齊姜
至淳于緹縈止十四人若我越孝女曹娥東漢距
唐不遠重以邯鄲淳之碑蔡中郎之贊王內史之
書乃祀典竟不與焉則唐室禮臣之闕略可知

聖天子弘祖述憲章之治敷化民成俗之風崇孝表貞
曹江祀典列於二祭而舊祠規模未稱吾鄉先輩
總督淮漕尚書沈公既捐俸增葺復置祀田更訪

舊乘思另輯成書以廣孝思而有志未逮荏苒十
餘載摧風剝雨寢廟不無圯頽嗣君以部郎督權
北新復大費經營始煥然一新因咨詢故老購求
遺帙以成先志而徵文考獻傷同杞宋又閱十餘
載觀察粵東方獲殘編於公餘丙夜復訂疑正訛
始登梨棗余閱其詳略次第彷彿編年紀事不禁
肅然曰此非娥之至孝其能靈爽至今乎特是國
有史郡邑有志若祠廟則止用記事體然考郡志

之肇又源於風俗通一書風俗之大莫過於孝以
祠廟行志體非古也以至孝之祠廟而不行志體
又何以盡感格之誠何以昭歷代帝王誥勅之典
何以載名卿士大夫傳記碑銘聯額詩歌之盛其
不得不以志名者是蓋先尚書今觀察賢父子之
苦心而實仰承我

皇上孝治天下之大維風厚俗之本也余越人也考越
之節義文章代有傳人其孝行廟食者實惟娥一

人開東漢孝女之始而朱娥從祀於宋諸娥從祀於明迄今江以娥名地以娥名渡以娥名夫孰非娥之純孝所致哉甚矣志之不可不舉也

舊浙江通志序

毛際可

省之有通志猶古者列國之各有史也自司馬遷作史記為古今所取法而郡國之志茂聞焉東漢以還有南陽風俗襄陽耆舊之紀而志郡國者漸備蓋志者史之一體也浙舊無通志明嘉靖間華

亭徐階創為之武進薛應旂踵事集成凡七易稿而始告竣閱今已一百二十餘年矣我

皇上建極以來耆定告成薄海率俾爰

命修一統志所以廣風教一章程甚盛典也徵文考獻必徵信於通志於是督撫諸臣下其事於藩司以及郡邑之長先後各以書獻康熙癸亥七月遂開局棘院延集耆碩聽政稍暇相與搜輯編纂矢公矢慎自秋徂冬載厯二時大率原本薛志而更加

刪潤且恪遵

功令復以秦豫二志為準試舉其同異之概而綜核之如薛志止紀都會而茲則備列帝王

國書之異於私史也薛志統形勢官制物產諸條於雜志而茲則分類定名釐然不紊亦猶支流之自為脉絡列宿之各為經緯也至若附祥異於星野之後蓋以客星入牽牛歲星入南斗即為祥異所由徵此義類之同於豫而不同於秦者也

本朝兵制冠於歷代之前所以崇

聲靈而張撻伐與秦豫稍別不妨變文以起例者也

又若名宦人物有美無刺其義專主於風世蓋善

善長而惡惡短此則諸志之所同也引伸觸類難

更僕數然豈僅矜淹雅侈見聞而已哉昔蕭何入

秦首取圖書因以周知戶口阨塞之數而朱熹宦

轍所至必先考其志乘識者以為知務今距薛志

一百二十餘年其間民俗之繁富風尚之醇龐士

習之端雅不能無今昔之殊焉在

聖朝而庶而富而教固有其漸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也則考掌故而晰利弊之源流覽故府而詳補
救之緩急其所裨益寧淺鮮歟是役也督撫暨藩
司諸公提綱挈領於上二三名儒按部就班於下
而際可等復謬為之訂其疑誤綜其起訖毀譽不
徇恩怨不私猶恐挂一漏萬品隲未詳惴惴集木
之懷閱數月如一日也雖曰一國之史不敢僭擬

筆削或可比於越絕吳越春秋諸書云爾

貞女墮樓詩文序

毛奇齡

貞女名孟余宗弟祥符知縣毛會侯女也貞女已
成婦三日而猶女或曰昔荀爽之女為陰瑜妻雖
既死而稱荀氏女或曰祥符民父母會侯曾上貞
女事於臺以父母故貞之貞女字方翰林渭仁之
子奕昭方毛故世婚其訂為婚姪故無所負獨是
奕昭久病瘵當會侯以應博學鴻儒之召來京師

復再任祥符其明年夏奕昭就婚祥符官舍則負
重病往會侯初難之然既已至此無還理乃遂於
病中強為結褵甫脫即就外舍當是時其病中之
扶持起居嘗藥和飲雪垢擱歲其重有累於貞女
者不待言也至病革奕昭泣曰吾此來百悔亦何
及矣吾敢以三日誤汝終身哉女曰子不讀茱萸
之詩乎其夫有惡病雖未婚猶不忍去也況三日
耶既而易簀女不食父強之始食初女少時以食

蒸羊致病中死法久斷不食至是忽食之以為得
速死也會會侯以卓異再被召將赴考選而謠詠
適至會侯平居頗鬱鬱女伺父不懌陽為好容施
施然如尋常初欲自我有傳婢同卧起及是稍懈
常坐私室淚縱橫被面母至強拭曰不謂小寒遂
噉唾至此時二月易冬服女僮請擇其擱澣者曰
吾能再御此耶女僮怪問之隨亂以他語康熙二
十年三月六日日暝登樓呼女僮執燭隨後示不

疑行至牕欄遂委身而墮樓去地二丈許下覓以
石搜擲之將必靡碎而肢體不壞惟口嘔闕血眸
子黑白溷數日一若有鬼神維護之者噫異矣祥
符鄉三老戴會侯者為會侯勒石頌去思而并上
其事於臺表之雖女年尚少未當旌然而靡他可
知矣祥符紳士皆有詩而余為序之如此且以徵
夫後此之為詩若文者

顏魯公石柱記釋序

朱彝尊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文刻於金石者編為十五卷則石柱記存孫革老守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餘通記其一也所載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六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而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爾余友鄭元慶芷畦既輯府志成書又別釋石柱記一卷以行考證詳核廣見博聞

洵不刊之書也墨妙亭之建蘇子瞻為作記而蔣
燦書之一時詩人寄題踵至今其遺石以府治卑
濕用填淤泥夫峴山之碑一沉江底尚冀其深谷
為陵亭中諸碑未淪於水使有賢太守發而復樹
之何難與萃老並傳又安見石柱之不可再覩乎
武林創建三浙書院序

陸 業

上行令下成俗莫善於教教與學相長而有功古
者國學之外術曰序黨曰庠家曰塾擇民之秀良

使日服習乎詩書禮樂雍雍翼翼於學之中於是
觀感者咸起悔過遷善之心弗敢自蹈於非僻教
日以隆俗日以茂今

聖世右文萬國翕然向風庠序喬皇鄉學社學靡不修
舉弦誦之聲洋溢乎海宇中丞懷存金公撫浙之
二年特建三浙書院於四達之衢進多士而訓迪
之章縫千百輩負笈而來受簡而進單寒側陋之
儒皆得至前以抒其夙蘊猗歟盛矣昔唐開元十

一年置麗正書院以張說領使聚文學之臣侍講
修書供給優異天下化之乃有鼇峰西溪梧桐之
建而猶未盛也逮乎宋而理學倡於東南逮乎元
而教授行於西北設山官之長置官田之餽書院
遂徧於天下明人因之創新葺廢相承不墜以迄
於今然武林自徐子方建立西湖書院之後罕有
繼者或苦於簿書之旁午或餒於道義之未修待
後承前恒不概覩無足怪也歷代書院之所由立

有先賢講授之地後人慕其風而繼之者有良吏
教化之遺沒世不忘而俎豆之者有明道尚志之
儒隱居授徒其門弟子為之樹立者有同里好義
之士捐財建興以訓其比閭子弟者有達尊勇退
之老歸而講學著書兼以啓迪後生者有一邑之
宰一郡之守擇地肇造修明經術教行一方者有
節鉞大臣以斯道為己任倡率其屬設講堂齋舍
聚四方游學之士闡道統明聖傳間或請額請經

於朝廷以垂之永久者建置不同其興學敷教之心則一然而學之興有廣狹教之數有遐邇則惟節鉞大臣之所創立者據省會之區招樂羣之彥規制弘而應求速學校興而教化敷此三浙書院之所以獨盛乎古來書院惟白鹿嵩陽嶽麓為最大蓋以生徒之衆多聲氣之昌博也由今視昔何多讓焉某伏起海濱恨觀光之晚而同里孫子嘯夫單寒側陋之尤者久困埃壚中丞拔之冠三浙

士因傳命屬序於予遂不敢以固陋辭而稱述其
盛如此

勅修兩浙鹽法志序

臣
李衛

臣
奉

勅纂修兩浙鹽法志進呈

御覽兼請

欽賜序文奉

旨依部議

命

臣

撰文為序

臣

自惟愚陋茲所修志書凜遵現行事

例上體

皇仁下詳民隱條分緒析共計一十六門凡諸程式典

章課則經費悉載

會典者務相脗合勿致異同猶恐編纂未當何敢冒昧

撰序聞

命之下惶悚彌切欽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德威化成天呈合璧之休徵地獻河清

之上瑞皞皞熙熙萬物得所而猶

視民如傷凡事闕經制者必詳審經畫昭示法守如食
貨乃八政之一而鹽又食貨之一也部定鹽法考
綱紀秩如遵奉已久茲復

命直省鹽法衙門纂輯志書因地制宜垂諸永遠
聖人勞心為民至無已也蓋我

朝鹽法自

世祖章皇帝洞鑒明季加派妨商厲民定制按引徵課

聖祖仁皇帝尤念鹽法上關

國課下裕民生慎選廉能加惠商竈至詳且悉我

皇上甫承大統卽

諭各省轉運道臣恤商裕

國又

諭巡鹽使臣樽節愛養繼又於兩浙鹽務

命臣兼理具見

盛朝

聖聖相承經制盡善我

皇上聰明睿知覃精繼述即鹽法一事而網舉目張德

洋恩溥煌煌

詔令如日月經天其誰不感動而激勸乎抑考前明舊

志成於嘉靖丁酉修於萬厯甲寅雖體裁悉具要

皆董是役者撫拾見聞自為編次孰如斯志之因

革損益定自

宸衷為萬世法也

臣

忝司封疆職叨兼任夙夜祇懼惟

有矢慎矢公加意釐剔以仰副

聖天子體恤商民至意而前此官吏陋規諸商濫費復蒙
皇上慈從寬典並予蠲除

命下以來大法小廉愈益兢惕諸商則以既除雜派又
免積逋萬戶千村歡聲雷動勤輸

國課惟恐後期更請設鹽義倉積穀備賑蓋上好仁
而下好義有由來矣茲蒙

上諭敬序成書用益導揚

聖德俾天下曉然知至治之世百度修飭而凡茲黎庶
共戴

皇仁於億萬年歟

寧波府志序

臣
李衛

疆域為天下之所同而通省之險要實係諸此則
事莫大焉制度經前代所屢更而處置之得宜至
今日始大備則典莫重焉因革損益大物典章人
民物產凡有關於地方者無不書此志書之體例

也雖然詳於細而略於大繁所輕而簡所重誇多
闢靡搜奇剔異於地方緊要國家大經大制了無
發明亦何以昭國憲而垂法守哉寧郡六縣縣皆
濱海蛟門虎蹲雄峙海口招寶一山屏障大洋西
南自嶺粵東北達遼左延袤一萬四千餘里商船
番舶乘潮出沒無不取道蛟門徑由招寶內則聯
絡衆省外則控制東倭通省之門戶實亦東南一
大關鍵也天之設險豈止為一郡形勝哉我

制定鼎相度形勢

命提督大僚駐劄郡城兼轄水陸二師而寧波遂為重鎮人特設總兵官鎮守舟山內洋外洋並宿重兵星羅碁布脉絡相承器械甲冑有定數砲位船艦有定制分操會汛有定期海隅日出之鄉畏威懷德漁鹽商賈無旦夕之警於今垂百年矣豈非大經大制前此數千百年之所未經籌及亦即後此數千萬世之所永宜遵守者哉較之前代不隄防

於海外而徒事巡哨不扼要於懸海之舟山而泛
責之沿邊各汛其得失相去為何如也今

天子御極之八年命直省並修通志余承乏浙省方有
事編纂而寧波郡守曹秉仁修郡志適成請序於
余予閱其書見其志海防兵制輿圖疆域山川建
置形勝諸篇原委備載綱目畢陳且能發明

聖朝安內禦外之畧衛民通商之制事之最大而典之
最重者罔或疑矣至於志戶賦則著順莊之便志

海渠則言塘堰壩閘之利志鹽政則詳惠商恤竈之意其他人官物曲無不繁簡合宜詳略得當後之閱是書者知玉帛來同風波不警皆由

聖朝經畫處置之盡善自嶺粵以達遼左皆將以是邦為屏翰焉其所闕豈止一郡哉若夫考古而得所依據聞風而知所鼓勵則又所望於邦之士大夫及民庶也其書余言以弁是編

陳氏三節序

潘思渠

士君子之守身也其志潔其行芳則歸以節之鴻
名重其人而訓于世故其達而在上則守臣節其
窮而在下則守隱節其不幸而值變故發義憤則
守忠節烈節劉虞之于漢韓滉之于唐可謂純臣
矣莊光之于富春淵明之于柴桑可謂高隱矣臧
洪陳容之同日并命張巡許遠之全城死國可謂
忠臣烈士矣然或異世而間生或共難而殊俗未
有一門之內至於再至於三而挺然俱以節著者

故其事雖出於閨門女子之中而其微足以爭耀
於士君子有心世道者樂得而書之也武林陳生
浙產而僑居於粵博學工詩尤精方書余住在南
中不能水土以是與生交習知其門內行自其母
氏至曾王母三世皆以苦節著既拜

國家烏頭綽楔之典而復來乞言於予彼其百年
之間三嫠相繼君舅之淚未乾而所天之難復作
死喪之威藐諸曷恃此日之天道幾若不可問者

而後先恤緯髮而持戶擘苴經之頻仍拾遺書而
手付惟抱此盡傷至苦之節此授彼承以回冥漠
之鬼神而續一綫於未泯此固臧陳張許諸公所
異事而同心也豈尋常旌門者比哉夫四序之有
冬也窮陰沍寒霜雪沍至萬物俱不堪其苦方春
而進日惠風韶景媚人其可悅亦倍異於常時今
陳氏百年之中節著者三其茹痛深矣而不知碩
果者花繁璞剖者璧出陳生讀書砥行寢大而昌

亦方春之候矣為書於楮以竢之三嫠姓王方汪
皆名家女云

陳氏三節序

萬國宣

國家深仁厚澤宣教維風淪浹於百餘年之久故
山陬海澨咸知敦禮節而重廉恥不特讀書明理
之士夫蒸蒸向化即閨闈中櫛中能守志甘貧深
曉大義訓子有成以上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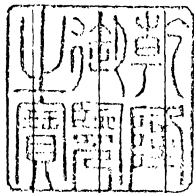
聖朝褒錫之典往往不乏彼其幽光潛德積久彌彰所

為扶天地之綱常樹人倫之模楷俾一鄉一國觀感而興起其所係匪淺鮮也若乃一門三世甘守孤帷其遇獨艱其節獨苦則尤宇內所不數有者茲於陳氏見之陳生梓錢塘人僑居嶺南母汪氏祖母方氏曾祖母王氏三代皆以苦節著其間儀燬行傳誌已詳言之矣而余獨有感於天之所以玉成者不在安常處順之中而在瀕危屢窮之際蓋窮則變變則通天之道也陳氏之苦節一而再

再而三孤鸞寡偶形影一堂苦雨殘燈空帷誰語
幾呼天而莫訴則真窮矣乃今者

欽褒節孝榮及三世其子若孫繩繩濟濟奮志讀書游
庠而食餼者早已各露頭角行將翱翔雲路光大
門閭嗚呼困極而亨善無不報天道固如是其昭
昭不爽也乎在易節之上六曰苦節貞其九五曰
甘節吉蓋苦中得甘也至六四則曰安節亨夫上
既有甘節之道則下亦安之安斯久其中有亨道

焉陳氏之累代苦節宜其亨也余秉臬茲土職司
弼教念節義之關於風教者為尤鉅故因陳子乞
言而為之序



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四